

受教與不受教

南方壺

某大學有個教職員書法社，熱心的社長從校外請來指導老師，招募同好。於是一群對中華書法文化有孺慕之情者，每週定期聚會，跟隨老師揮毫，怡然自得。社團曾舉行成果展，社員參加校外比賽，亦有得獎者，學習成效不錯。學然後知不足，有若干社員另組一篆刻社，每幅字不可少的落款章，也想要自己來。要學的東西愈來愈多，有人慨嘆“起步太晚”，有人興起報考書法研究所的念頭。這個外人看來應是脫俗的社團，最近卻起了一些風波，惹出不少塵埃。

趕完書法的暑假作業，準備迎接新的一學期，社員均接到社長的一封信：

最近…我想換書法老師(…我會有這種想法，以二年的時間向不同的書法老師學習其筆法、字法和章法，大概就差不多了。)…

書聖王羲之 6 歲開始學寫毛筆字，12 歲遊學(向當時不同的書家請益，王羲之的楷書是衛夫人教的)。王羲之晚年寫到他如果一直和衛夫人學寫字，他的字就不會像現在這樣，他很慶幸自己能夠遊學和不同的老師學習—博采眾長，獨創書風。但是我想，當時若沒有衛夫人向王羲之坦白的說“你

心在南方

的字我已經無力再教了…” ，王羲之也很難下定決定去遊學，因為幾年的師生之情是很難說不教就斷的。而我現在，也像王羲之一樣，我想和不同的書家學習，…

王國維在“人間詞話”，曾經以詞境喻人生：

古今之成大事業、大學問者，必經過三種之境界。昨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。此第一境也。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為伊消得人憔悴。此第二境也。眾裡尋他千百度，驀然回首，那人卻在，燈火闌珊處。此第三境也。

我們從小常讀到“有志者事竟成”，及“舜何人也，禹何人也，有為者亦若是”等勵志的話。人須有志向，眼界要高，因此得上高樓，以望盡天涯路。只是逐漸長大，也慢慢醒悟，從來立志容易，事卻不必然成。而幾千年來，有為者不知凡幾，但可沒成就出多少舜禹。新約聖經羅馬書第 7 章第 15 節也說“立志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”。何以如此？於選定目標後，努力、執著，以至“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為伊消得人憔悴”的第二境界，就沒太多人可達到。但若未經歷這無怨無悔的努力階段，則再怎麼屢屢回首，即使燈火通明，將什麼也看不到。第二境界其實是最難的，多少人畢其一生，可能都無法度過，以進入第三境界。至於若尚在起步階段，就以 xxx 自許，且不知從何處找來一毫無可信度的野史支持己見，則其成就之有限，乃可預期。這些是極淺顯的道理。就如孔子曾說“後生可畏”，給年輕人打氣。而為

什麼可畏？因“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？”看到這裡，初生之犢是否便以為出頭天到了？非也，孔子提醒，“四五十而無聞焉，斯亦不足畏也已！”（論語子罕篇）

在“珍愛人生”(Precious)中，一位住在紐約市哈林區16歲的黑人女孩“珍愛”，從小就很悲慘。媽媽成天窩在家裡，對待珍愛很粗魯。珍愛除了不停地被媽媽使喚外，做飯時後腦袋還常被媽媽飛擲而來的物品砸到。但媽媽對她心愛的貓倒是很溫柔的。被虐待還不算是最糟的，雖才16歲，珍愛已有一唐氏症的女兒，是被媽媽的男友強暴所生的。珍愛的媽媽一方面讓悲劇一再重演，卻又怨恨親生女兒奪了她的男人。因二度懷孕，且成績太差，學校要珍愛轉到“一對一教學(each one teach one)的特殊教育班。當老師來做家庭訪問時，媽媽不但不准珍愛開門，還在對講機中臭罵來訪的老師。在被退學的威脅下，珍愛只好順從地轉學。有幾個16歲的少年，命運慘過珍愛的？更不要說珍愛後來還被檢驗出有愛滋病。

被迫轉學，離開她心儀的老師，珍愛可沒自暴自棄，她知道她不能再失去這個機會。特教班上的幾位同學，都與珍愛差不多，連26個英文字母也不太認得。但他們並非真的患有閱讀障礙症，而是自小起，從沒好好認字閱讀。在特教班，珍愛勤奮地每天念故事書、抄書、寫日記。雖有時心情低落，但她從不放棄。又高又胖的珍愛，表面上喜怒不形於色，但她有夢想，她想通過檢定，她還想上大學。強烈向上的意志，使得珍愛進展驚人，她還嘗試寫詩。當然她幸運地

心在南方

遇到貴人。特教班有位雖要求嚴格，但善良的老師，耐心地帶領她。而社工人員於了解珍愛的狀況後，也設法幫忙她。

由此我聯想到台中角頭翁奇楠槍擊命案槍手廖國豪，於投案後所說，還引發不少討論的那句“都是台灣教育害了我”。人生看似灰暗無比的珍愛，知道把握機會，才得以扭轉其命運。老師當然不該放棄任一學生。只是有些學生就是不受教，自命不凡，以文曲星或武曲星自居，未將老師或有心協助者放眼裡。則不論未來走上那條路，豈能怪教育？老師又何辜？(99.9.8)